



第559期

特别关注

1

新房钥匙还没拿到手，一家人已各奔东西

两年前的那个夏天，滚烫的日子在很多官兵心里都打下了烙印。

旅政委蒲毅也不例外。当时，在某部任职的他突然接到了担任某旅政委的命令。这个旅是新组建的，接到命令时，他“手下没有一兵一卒”。

越野车在广袤的黄土地上奔驰，车窗外，祁连山脉起伏绵延，蒲毅心中紧张而又充满期待：部属们都是什么样的？未来，大家将融合成一支什么样的部队……

在蒲毅的目的地——某团营区，挺拔的行道树下，几个战士穿戴整齐，正在合影留念。移防的消息一个月前已经宣布，尽管没人知道什么时候开拔、去哪里，但自从门口的哨兵不再是本单位的战士，很多人便隐约感到：也许，下一秒就要出发了。

家属院差不多要搬空了。按照要求，全团六七十名随军家属也要离队。一名四级军士长把家具“扔的扔，送的送”，然后请假把妻儿送回老家。

干部王华的女儿从一出生就跟着他在家属院长大，随军的妻子是一名医生。为了给这个家“一个窝”，王华东拼西凑攒足一笔钱，在驻地市里买了一套房子。没想到，新房钥匙还没拿到手，一家人已各奔东西。

连长吕明生的妻子李萧寒是哭着离开家属院的。几个月前，她辞去工作来到部队与丈夫团聚，并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，在驻地又找了一份工作。可没过多久，移防的消息传来，从老家一路追到部队驻地的她只好又原路返回……

宣布移防命令的时刻终于到了。移防誓师动员大会召开时，列兵鱼文彦站在整齐的队列里，军姿挺拔。他突然想到了新兵下连前的那次列队，那时，也有一个未知的地方在等着他，此刻，曾经陌生的远方已被他视作“第二故乡”。

嘹亮的军歌在操场上响起，紧接着，政委蒲毅站上前台，带着官兵一起高喊战斗口号。蒲毅认真看了看这些陌生的部属，一个个坚定的眼神令他至今感动：“说走就走，眼里看不出有一丝犹豫，多可爱的战士，多好的兵啊！”

就在这一天，几百公里外，几支合编队伍中距离最远的一支已经出发了。出发时，马路两侧，站满了送行的战友，送行队伍的后面是一群抱着小孩的家属。三级军士长汪利江的妻子也在其中，她怀里抱着的孩子刚出生不到一个月。

“那感觉，就像是妻子送丈夫上战场。”出发前，汪利江亲手将驾驶了18年的坦克封存入库。一个月后，营区将移交给新的部队，妻子和孩子也将离开。

上士杨程辉安心地踏上了征程。临行前，妻子专门发来短信告诉他：“你忙你的不用管我，家里都好着呢！”直到移防结束几个月后，杨程辉才知道，远在老家的妻子那时正愁得焦头烂额：婆婆突发脑溢血，生活不能自理，儿子才一岁多，她每天照顾一老一小，晚上哄完孩子睡觉，还要给婆婆做两个小时的健康按摩……

在准备登上火车的队伍中，军医张红艳手推一辆婴儿车十分显眼。孩子不到两岁，移防命令宣布时正发着高烧。移防纪律要求全体官兵必须统一行动。家人都不在身边，孩子交给谁照看？征得单位领导批准后，张红艳把心一横，带着呀呀学语的女儿，和几千名战友一起奔向了未知的远方。

2

“你去哪我就去哪”，一句承诺饱含万千不易

新营区家属院里的阳光正好，身怀六甲的张怡然扶着肚子，想到院子里转转。再过不了多久，这支移防后的部队，将见证又一个军娃在新的驻

部队移防已近两年，妻子和女儿第一次来到新驻地探亲，第77集团军某旅四级军士长程加彬欣喜不已，特意抽出空来带着妻女逛营区，让她们看看“新家”。

一家四口刚走过家属楼的拐角，5岁的女儿就有新发现。“看，几棵‘枯树’！”孩子指着一片小树林大声喊道。

那是7棵碗口粗的杉树，每一棵都被3根圆木牢牢支撑着。时近初夏，周围的树木都已郁郁葱葱，这7棵树的断枝上只“点缀”着些零星的绿叶，不仔细

看，的确已枯死。“这些树移栽不久，不是死了，是没扎好根呢……”程加彬忙不迭向孩子解释。这7棵树，对于他和全旅的官兵来说，有着特殊的意义。

在2017年的那场“脖子以下”改革中，程加彬所在的单位挥师南下，机动1000多公里，与其他几支队伍合编组建了现在的旅队。

官兵们在新营区种下7棵杉树，在每一棵树的根下埋上从老营区带来的土壤，寓意跟小树一起在新驻地扎根

成长。为了让这些树尽快成活，官兵们精心呵护，找来圆木撑着、买来营养液“打点滴”、铲除树下杂草……可即便如此，大家还是低估了一棵树的移栽后生根发芽的难度。

树犹如此，普通一兵要从西北黄土地“扎根”到南方红土地又何尝不难。“军人的背后是国，军人的背后也有一个家。”回想起近两年来的日子，程加彬感慨：“不仅是我要适应新的环境，我们一家人都要适应新的改变。”

某种意义上，移防不仅是地理空间的转换，更是一种工作生活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切换。

有人说，如果把千里移防比作一场迁徙的话，那么每名官兵及其家庭适应移防后新状态的过程，则是第二场“迁徙”。

第一场迁徙，一声令下，他们打起背包就走，一天一夜便跨越千里。

第二场“迁徙”，近两年来，他们依然在路上，直到时间把改变变成习惯，把习惯变成自然……



最牵挂的人 最感谢的人

左图：火车站内，移防的列车即将开动，军医张红艳带着发烧的女儿和战友们一起奔向未知的远方。 刘波摄

上图：因为部队移防，四级军士长宋文春的妻子分娩时他不在身边，女儿一岁多才第一次见到爸爸。今年端午节前夕，妻子又带着女儿来新驻地探亲，宋文春借此机会好好补偿妻子儿女。 田浩龙摄

部队移防近两年，有的改变仍然在路上——

第二场“迁徙”

王 迟 雷兆强 闻苏轶

地诞生。

张怡然的丈夫张友新是旅保卫科干事。两年前，新婚不久，丈夫就跟随部队来到这里。张怡然犹豫了大半年，最终还是辞掉工作，追随丈夫，离开了土生土长的老家。

“你去哪儿，我就去哪儿！”和无数的军嫂一样，张怡然也曾这样对“不安定”的丈夫许下爱的承诺。然而，这句话真的要变为现实，她才发现其中的不易。潮湿闷热的气候、陌生的人际关系、听不懂的方言……刚走进部队驻地所在的那座小城，西北姑娘张怡然感觉“浑身都不自在”。

好在住在家属院的军嫂不止她一个人，家住对门的军嫂杨荣，成了她的榜样。

杨荣是最早一批住进来的家属之一。她记得，当时原单位留下的这座小院子里杂草丛生，“草比人都高”；家属房内瓷砖掉了，灯泡也没有。杨荣就带着两岁的女儿，如燕子垒窝，一点一滴搭建新家：换马桶、贴瓷砖、修洗衣机……

张怡然刚来队时，新家简陋得连床都没有。丈夫去外地驻训了，她就在地上铺个垫子，带着腹中的孩子睡下去。

聊起那段日子，军嫂们都开玩笑说自己是“女汉子”，甚至还要较出个高下。

女人堆中，张怡然激动地讲述自己的“事迹”，好像生怕说慢了，“荣誉”就会被人抢走。说这些的时候，她神情轻松，仿佛说的是别人的故事。

正说着，家属院来了一辆越野车。张友新从外地扶贫回来了，第一时间便回家看看有孕在身的妻子。

在大家的起哄下，张怡然拿丈夫取乐：“你天天扶贫，你也来扶我这个‘贫困户’呗！”

“我工资卡不就在你那里么！”张友新呵呵傻笑，心中却对妻子的牺牲付出一清二楚。为了一家人团聚，张怡然辞掉了之前在省城大银行的工作，如今在这个小县城的一家支行当临时工，每月基本工资只有一千多元。

“你去哪儿，我就去哪儿。”这句话里蕴藏的坚决、勇气、牺牲和无奈，每个移防后的军人家庭都有一份自己的注解。

前年，程加彬晋升为四级军士长，达到了家属随军条件。然而，申请家属随军的报告还没批下来，部队

就移防了。以前的驻地属于艰苦边远地区，移防到新的驻地后，驻地环境改善，随军条件随之提高。这一新情况，程加彬过了好久才小心翼翼地告诉妻子——“等了那么久，等来的却是下一场等待，怕她伤心……”他说。

丈夫从家门口移防到千里之外，军嫂刘小曼看上去倒是波澜不惊。“远近都是我一个人，都一样。”结婚10年来，丈夫大部分时间都不在，她独自一人照顾老人和两个孩子，早已习惯了为整个家庭遮风挡雨。

移防之际，士官李志亮妻子李文婷突然被检查出癌症。为了不成为丈夫的拖累，在最艰难的日子里，头发脱落、瘫痪在床的李文婷，开始了艰苦而漫长的恢复训练。

从走路都困难，到完成3公里长跑，再到半程马拉松，这位军嫂奇迹般地重新站起来了。去年底，在妻子的支持下，服役满12年的李志亮选择了留队继续服役。

今年春节前夕，旅里组织了一场感动全旅人物的颁奖晚会。评委会将唯一的集体奖，颁给了全体军嫂。

改变自己是最困难的，这个过程很痛苦，但值得

“明年绝不留队！”两年前的那个夏天，移防到新的驻地后，已服役11年的刘健曾自定下了一个决心。

初来乍到，第一次武装5公里越野训练，刘健发现，自己还没开跑，身上的迷彩服就已经湿透了；奔跑的过程中，上顿吃下的“重口味”饭菜，让他感觉“胃里像是热辣辣的火锅在沸腾”。

刘健觉得“自己并不适合这里”。可是，过了不到一年，刘健当初的那个想法就动摇了。“适应就好了，其实一切都是自己的小情绪在作祟。”刘健反思道：如果一名军人连驻扎的环境都适应不了，怎么适应战场啊！

移防给官兵带来的挑战并不只是适应环境那么简单。移防伴随着转隶，也伴随着部队的重组转型。当曾经的摩托化步兵们融入“合成旅”这一

全新的体制编制，一大批官兵都面临换岗转型。

对于四级军士长赵明来说，一门牵引式高炮几乎占据了他全部的军旅生涯。移防后，赵明手中的武器从高炮变成新型防空导弹，10多年的火炮操作经验再无用处之地，“感觉像是被时代抛弃了”。

然而，没有人愿意就此放弃。

告别那辆老式的履带坦克，汪利江的“坐骑”换成了新型轮式装甲突击车。“主战装备从一代直接升级为三代半，而且当年装接当年就要拉上演练场，压力太大了！”当兵的第19个年头，汪利江仿佛又回到了新兵时的坦克训练基地。

爬车底、翻资料、学理论、请专家……一年多后，10万字的教材和简易明了的“汪氏口诀”，开始在全旅推广。

“改变自己是最困难的，这个过程很痛苦，但是一切都值得。”汪利江很清楚，适应改变的过程远比那条千里移防的路程更艰苦、更有挑战性。

对年轻的干部赵权来说，来到新单位之后，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就是被“编余”了。没有岗位、没有职务，赵权一度觉得前途迷茫，生活中“没有一点色彩”。

或许正是因为内心的焦虑和不甘，2017年底，参加集团军“四会”教练员比武时，赵权拼尽全力，一举夺冠。战友们的赞许扑面而来，赵权内心产生了一种久违的自豪感：“感觉还是有价值的。”

赵权顿时感觉天地为之宽。后来，他当上了火力连指导员，带着这个全旅合编单位最多的连队，很快实现了“合心、合力、合拍”。

“三年不鸣，久久为功。”该旅组建之初，面对战备形势任务转变和部队建设转型，旅党委下定决心：要努力让每名官兵都在这场改革中完成全方位的转变，从而激发出部队蓬勃发展的内生动力。

两年来，把几千名官兵从大西北带到大西南的蒲毅，亲眼见证了大家在“第二场迁徙”中的表现——去年年终考核，这支移防仅一年多的部队，取得了全集团军总分第一的成绩，干部的考核成绩尤为亮眼。63名战士拿到了军校录取通知书，其中生长军官数量占到了战区陆军部队的七分之二……

那些曾对南方夏天感到闷热难耐的官兵，已经习惯了汗流浹背地奔跑前行。

4

树还没有生根，我们已经扎下了根

南方盆地的雾气起了又散，散了又起，转眼间，就到了程加彬送妻女离队的日子。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刷新，发生在该旅营区内外的“第二场迁徙”始终脚步不停——

乘坐高铁，四级军士长韩晓强的妻子带着女儿又一次抵达新驻地。高铁开通后，与丈夫相见变得便捷，妻子已经逐渐喜欢上这个新家，女儿更是吵嚷着这次要再吃几顿罗汉笋。

“闺女能进市外国语学校了！”午饭过后，干部王华接完一通电话，连忙与妻子分享喜讯。妻子刚刚随军到部队不久，女儿入学的问题就解决了，令夫妻二人对未来的生活更加充满信心。

“整6斤，顺，坏小子，给你妈疼坏了！”儿子出生了，张友新兴奋地在微信朋友圈“广而告之”。这个小军娃的到来，既是小两口爱情结出的硕果，也意味着这个小家庭在南方小城扎下了根。

走出家属院，在该旅营区内，全新的训练设施已经建设到位，野外训练场和综合战术训练基地已经投入使用，加上上级比武的多个集训队正在紧张备战。

海拔4000多米的昆仑山腹地，旅里一批官兵正驾驶着新型装甲突击车在高寒山地检验训练成果，“一个月打了以前一年的弹药量”。

对于这些投身强军事业的新时代官兵来说，移防是个人和家庭面临的一场“随机导调”演练，也是通向胜战之路上的一个必经节点。

将妻子和女儿送到小城的车站后，程加彬赶在操课的号声响起之前匆匆回营。移防后，营区变了，军号声里的召唤和力量在他心中丝毫未变。

妻子探亲期间，看到他一次次在军号声响起时露出的紧张、兴奋，不禁感慨：“还是那个样儿，不管部队搬到哪儿，这些东西早都在你心里生了根！”

“生根！”看到营区里那7棵绿意盎然的杉树，想起妻子的这番话，程加彬突然心生感触：“树还没有生根呢，我们已经扎下了根！”

版式设计：梁晨

将一棵新树苗栽进土壤里，很简单；但要让树苗扎根长成参天大树，则可能需要长达数年的精心栽培。

两年前的那场“脖子以下”改革中，许多部队都经历了转隶移防。部队在新驻地驻扎下来，很短的时间就能完成，但官兵要在新的营盘扎下根来，则像移栽的树木一样，也需要一个过程。

为了改革强军事业，官兵们识大局、顾大体，坚决服从命令，牺牲奉献无悔。不过，我们也要看到，每名军人驻地环境的变化，必然伴随着社会关系、家庭状态、个人心态的调整。

消除「水土不服」 快速扎根拔节

胡录田 方华

来到新的“第二故乡”，气候、饮食、方言可能都不适应；移防带来两地分居，很可能导致“后方”不稳；告别老部队融入新集体，从头开始可能心中有些些困难……这些问题，是官兵身上因人而异的具体烦恼，却是部队逐步新征程必须跨越的羁绊。

只有真正帮助官兵们消除了“水土不服”，他们才能在新的集体、新的驻地快速扎根，部队战斗力才能快速拔节。

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是一场攻坚战。对于移防部队而言，这场战役的“攻坚”阶段不仅在远程机动移防的路上，更在移防后凝聚人心士气，形成战斗力的过程中。

要让官兵尽快扎根，首要之务便是凝神聚气。在官兵心中，使命远比“舒服”重要得多。只要聚焦练兵备战主责主业，营造出“想干事者能干事，有作为者必有位”的良好氛围，就能把官兵的思想拧成一股绳，就能凝聚起对新单位、新驻地的认同感和归属感。

要让官兵尽快扎根，必须注重解决现实困难。调整移防牵动了太多官兵的切身利益，特别是给其家庭带来很大的影响。后顾之忧不解决好，就会对官兵产生“后拉力”。作为部队领导要密切关注探亲休假、家属随军、子女入学等关系官兵切身利益的现实问题，大力推进暖心工程，让官兵轻装前行，扎实推动部队战斗力提升。

锐视点

